

如今,使用手机支付已成为许多消费者的首选,手机一扫,完成支付,方便快捷。但却有人偏偏在扫码上“加码”,把简单方便的消费,变得复杂而麻烦。

若非亲身体验,我还真不敢妄言。那天,我和爱人去看朋友,因为他住的小区没有停车位,我便把车停在离他家较近的一个停车场。这个停车场很大,进出都是无人管理。车开进去很简单,车到进口,抬杆放行,可出来时却遇到了麻烦。原以为,我扫码、缴费,便可抬杆走人。谁知,停车场设置的“二维码”不仅需要关注公众号,还要注册成会员,才能缴费。像我这样年龄偏大,对这一套不太熟悉的人,为了不影响其他车辆出行,便停在靠近出口的路边操作。等我好不容易鼓捣好了,存车费缴完了,车杆也抬起来了——可还没等我的车启动,另一辆车抢先过了杆,并加速而去。等我的车到杆前时,那根红白相间的杆子,已缓缓落下,又把我的车挡住了。

那位眼疾手快,捷足先“出”的哥们儿,虽道德水准偏低,但如若没有关注公众号、注册会员等一系列非分要求,我也不至于缴了存车费,还被挡着走不了。虽然,经过与停车场管理人员交涉,查明我确实已经缴费,并给予放行,但这前前后后至少耽误了我半个小时。

从这件事来看,将扫码消费复杂化,甚至让消费者烦恼堵心的始作俑者,无疑就是这个停车场的经营者。他们应该是出于商业目的,利用扫码,强行“圈粉”,并无偿获得消费者的头像、地理位置、身份信息、电话号码等个人隐私资料——他们有没有非法贩卖会员资料,我不妄加判断;但我过后向消协投诉了他们,并让他们删除了我的信息。

据了解,这种强制扫码注册的商家行为,已在点餐、网购等领域普遍出现。这极大侵害了消费者的利益,违反了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》中的相关规定:“经营者收集、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,应当遵循合法、正当、必要的原则,明示收集、使用的目的、方式和范围。”

治理这种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,必须要多方出手,联合作战。首先,市场监督管理部门,应建立健全综合执法监督制度,持续加强对相关企业、商家的监督、抽查,完善线上线下消费者侵权投诉渠道,发现强制收集、非法收集、泄露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违法行为,要及时纠正,并采取相应处罚措施,加以杜绝;对于消费者来讲,必须加强维权意识,依法保护个人信息的安全,在消费时,尽量避开关注公众号和注册会员;如确需注册,也要谨慎填写个人重要的信息。一旦发现商家有非法收集、使用个人信息的行为,要及时向有关部门投诉举报,依法保障个人信息安全不被侵犯,让利欲熏心的商家无机可乘。

肝胆篇

6月的气息,少即将毕业的大学校园,飘荡着离别的气息。徐徐物品,书、拍毕业照、架、球拍……东西虽是二手的,但都很好,毕竟曾是他们精心挑选的,价格更是便宜,两三元、四五元一样。你若忍心再还价,他们还是愿意卖给你,毕竟不是真正做生意。



人生写意·低调程远

不仁,但若此时一哭,人情与文理尽虚伪了。于是牟宗三说:洒脱一切,而游戏三昧,是水浒妩媚境界。

还有一类英雄,不容于朝廷,亦不得上梁山,乃至遍寻天涯觅不见,便是开篇第一位忠臣孝子,王进。流氓高二一脚成功名,做了殿帅府太尉,到任点名,独有教头王进生病未到,恰是仇家之子,正好报复。王教头无奈逃离东京,一开始要去延安府投奔老种经略相公,后面却不知所踪。弟子史进寻至小种经略府,听说师父在老种经略处,寻到延州,又寻不着。金圣叹说他“无首无尾者,其犹神龙欤”,点名不到,不见其首也;一去延安,不见其尾也。这也是宿命天定,“不见其首者,示人乱世不应出头也;不见其尾者,示人乱世决无收场也。”但文人多事,陈忱《水浒后传》让王进做了李俊驾前五虎大将之首,俞万春《荡寇志》则让他征剿梁山,阵前骂死了林冲。

续书为王进安排了种种去向,各自肚肠各自想象。其实生逢末朝,有一个好男儿天涯海角觅不到,何尝不是善终。水浒已在朝野边缘,此人竟似不在天地之间。忠臣孝子,良人义士,隐匿乎篇卷之外,为这浊世画一笔永恒的留白,不亦宜乎。英雄自去,何必重来。

保质期

董川北
原因——我们没有矛盾,没有背叛,甚至没有红过脸,但时间让我们变成了陌生人。
如此看来,如父亲所言,友谊的确是有保质期的,可能是在大学毕业那天,可能是在调动工作那天,还可能是在你结婚那天。总之那天以后,曾经以为友谊的城墙会固若金汤,却不料很快就土崩瓦解。

不过,不用去追究谁对谁错,更不用耿耿于怀,因为这是人生常态。而那些过了保质期的友谊,也不啻为人生的一笔财富。

万一老娘的想法和宋当家不一致呢?黑旋风是紧跟及时雨,还是顺着老母亲?娶妻生子的李逵,一双慈爱的眼睛始终关注视着的李逵,冲锋时心有牵挂的李逵,还是黑旋风么,还会是天杀星么!所以母亲要搬,可是又上不得梁山,最后的结局,半路死掉了事。

《水浒传》写得完好,李逵身边必不能有个老娘,就像《红楼梦》里,林黛玉必不得结婚生子。这是书中之命运,更是宿命之必然。有

斗小筍

些人,必有家眷才上梁山,如秦明,如徐宁;有些人,必有家眷在梁山方安,如王英;有些人,必不可有家眷,林冲是也,李逵是也。而其中又有差异:林冲差人去东京取家眷,回来报告妻子与岳父都已身亡,林教头潸然泪下,晁盖等亦无不怅然嗟叹,以助其哀。而李逵老娘被虎吃掉,黑旋风归山,诉说杀虎一事,李逵流下泪来,宋江却大笑,后文又写众多好汉大喜,似无一人同情惋惜。在林冲为可悲,在李逵则可笑。宋江之笑似

“好多年没见到你读书时最要好的那个同学了。”吃饭时,父亲随口说。我内心“咯噔”一下,父亲说的同学叫黄炜,那时我俩形影不离,在宿舍睡同一张床,甚至真穿过同一条裤子。我回父亲:“在朋友圈里看到,他过得挺好的。”父亲好奇地问:“怎么不来往了?友谊过了保质期?”我呵呵一笑,觉得父亲说得很幽默。

饭后,我仔细回忆了一下,我俩从之前无话不谈、比亲兄弟还亲,变成如今在朋友圈点个赞都犹豫不决,究其原因,居然是没有

进小四嘴里。只听小四“呕”的一声,吐了。妈妈的手指已抽出来,指肚上有一根一厘米左右的麦芒混着唾沫泡泡。妈妈这才喘出一口气,叫道:“你不要命啦?敢吃这个!”小四抽抽搭搭地说:“没人跟我玩儿……”

奶奶一把搂过小四说:“不拾麦穗了,奶奶跟你玩儿。小四乖,不哭了啊。”我们都围着小四,生怕她会凭空消失。这一天,拾麦穗的活儿谁都没有再干。我和老三一人捉了两个大蚂蚱。我们都说,烧熟了给小四吃。老二采了很多野花,给小四编了个花环戴在头上,小四高兴得又唱又跳。

我手里拿着不停挣扎的大蚂蚱,催着奶奶赶快点火烧蚂蚱。奶奶说:“可

拖累了柴进,小旋风伪称行凶的黑旋风是“庄客李大”。除了同乡朱贵,几乎没人知道李逵有个做工的哥哥李逵。这李逵漂泊江湖,做惯了李大与李大哥哥,唯有被罗真人跌落蓟州府那一回,狗血屎劈头淋下,招做“妖人李二”,难得承认了自己是个弟弟。

宋江老爹上了山,公孙胜要回家看老母,李铁牛放声大哭:“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。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,如何养我娘快

●小说中的衣食住行

漫向天涯说归处

乐?我要去取他来,这里快乐几时也好。”李逵孝子本色,有母怎可不搬?搬到落草,在土匪窝里做个山大老二。这位李二,于外是反皇帝不反宋江,于内是敬母亲不敬长兄。比如宋江、武松,人皆知为宋三、武二:武大死后,武松在张青等人口中还是“兄弟武二郎”;三山聚义打青州时,杨志、鲁智深说起宋江,都叫“宋三郎”。唯独铁牛李二,出场时却是“铁牛李大哥哥,在底下寻主人家借钱”,江湖兄弟也多称呼“李大哥哥”,李逵打死殷天锡

叫:“给我称二斤!”这时,那位服务员和蔼地说:“人多,请稍等,行不?”顾客便不好意思继续嚷嚷,任凭她手脚麻利地一份份打点。

两件小事,简单得不足挂齿。我所感兴趣的,是两位服务员“不行”与“行不”的词序颠倒。前者一句“不行!”拒人于千里之外,仿佛冷不防被呛了一口凉风;而后者一句“行不?”则如微风送暖,让人收获理解和支持。

每当麦收时,奶奶都会给我们讲关于麦芒的“真人真事”:哪村哪村的小闺女吃青麦粒咽下了麦芒,不敢跟大人说,肚子疼了一夜,第二天,死了……青麦粒虽好吃,但听了奶奶的话后,我和两个妹妹都不敢轻易吃了。

我们的小妹妹才三岁,她在地头玩儿狗尾巴草玩儿腻了,竟揪下一个青麦穗放在嘴里。我们发现时,她已在“哇哇”大哭了。麦芒卡住了嗓子,她吓得小脸儿焦黄,以为自己马上就要死了。我既心疼又着急,上前去掰小四的嘴。小四边哭边叫,老二也吓哭了,小声问我:“姐,小四的肠子会烂吗?”

妈妈已经跑过来了,她推开我,用一只手的食指伸

『不行』与『行不』

杨桂松

一次,我去照相馆取照片,工作人员向我要单据,我忘记了。她马上说:“不行!”我急忙解释:“我家距离照相馆很远,跑一趟不容易,麻烦你帮我找一找,行不?”还算庆幸,她受到“感化”,从一小堆照片中毫不费力地把我的照片取出,然后让我在记录本上签字为证。

另一次,我到一家食品店买蛋糕。顾客有四五个,服务员只有一位,忙得不亦乐乎。有顾客性急,不时高

吃青麦穗

林梅朵

麦收不轻松,有时大人连饭都顾不上吃。但对我们小孩子来说,还有一样好处,那就是可以吃青麦穗。麦子虽然大部分都熟了,变成黄色,但地头总有那么几丛还没熟透的青麦子。把青麦穗揪下来用手搓一搓,一颗颗鲜嫩的麦粒就出来了。未成熟的麦粒水分足,颗粒大,放进嘴里一嚼,满满的浓浆,有点甜,带着麦香。我们吃这种东西是要背着大人的——大人倒不是舍不得那几个麦穗,主要怕我们不小心咽下麦芒。

星期文库

儿时的麦收之二